



黄蓓佳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黄 蓓 佳 倾 情 小 说 系 列

遥远的风铃



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

遥远的风铃

黄蓓佳 著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遥远的风铃/黄蓓佳著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7.3

(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3822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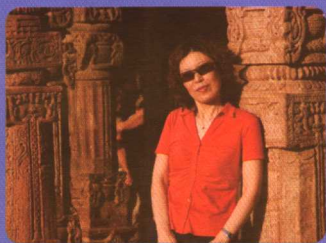
I.遥... II.黄... III.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6570 号

书 名 遥远的风铃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(高淳县开发区双高路 178 号 211300)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 插页 3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46-3822-0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

作者 简介

黄蓓佳，生于江苏如皋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。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创作室主任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夜夜狂欢》、《新乱世佳人》、《婚姻流程》、《目光一样透明》、《派克式左轮》、《没有名字的身体》，中短篇作品集《在水边》、《这一瞬间如此辉煌》、《请和我同行》、《藤之舞》、《玫瑰房间》、《危险游戏》、《忧伤的五月》，散文随笔集《窗口风景》、《生命激荡的印痕》、《玻璃后面的花朵》及《黄蓓佳文集》（四卷）等。

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、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、《我飞了》、《漂来的狗儿》、《亲亲我的妈妈》，中短篇作品集《小船，小船》、《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》、《芦花飘飞的时候》及《中国童话》等。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畅销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以及部省级文学奖数十种。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、电视剧和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“金匣子”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中国电视剧飞天奖、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。

内容

提要

这是作家新近创作的一部优秀的成长小说。

上个世纪 70 年代，命运的机缘让一批省城教授、电影导演以及县中教学骨干，兼做了江心洲中学的各科老师。他们凄切而壮美的生命之花，开放在这片浩荡而贫瘠的土地上，激荡着少女小芽的懵懂岁月。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，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、人性沉浮，朦胧地明白，又朦胧地惊讶。她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发育、成长、清醒，最终达到一个生命的高度。

小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：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，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，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。

目 录

1. 场部	1
2. 学校	28
3. 情书	55
4. 冬雪	83
5. 医生	109
6. 风铃	135
7. 惊变	167
8. 秋阳	194



9. 摇晃	219
10. 艺校	247
11. 影展	275
12. 高考	304
隐秘的成长	324



1

场 部

这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。天空蓝得透明。满岛子的芦苇花开得有些败了，白色的花絮漫天里飞飞扬扬，屋顶上、门前晒着的蓝印花棉被上、人们的发梢睫毛胡须上，哪儿哪儿沾得都是，腻腻歪歪，躲又不行，拂又不行，闹心得很。

小芽从河边拎了一桶水过来，水面上眨眼飘了一层苇花，像清碧碧的水中长了霉点，气得小芽直想连水带脏物哗啦一声泼了。

她看见机耕队的知青李小娟提着两只水瓶到场部食堂打开水。李小娟刚刚洗过头发，额前湿淋淋的，怕漫天的苇花沾着湿头发下不来，用一块红头巾将脑袋整个兜住，衬得她那张俏俏的鸭蛋脸越发娇嫩鲜艳，食堂里的大师傅老曹和挑水工李聋子就把半个身子探出门边，一个眯了眼，一个张着嘴，傻呵呵地看着。

小芽拎着水桶，加快了脚步，想赶上去问问李小娟在哪儿买了这条红头巾，结果她的好朋友花红从后面奔过来，差点儿撞翻了小芽的水桶，弄得小芽两只裤管都湿淋淋的。

“花红！你忙着……”后面是一句骂人的话，小芽没有说出来。小芽文静害羞，轻易不肯出口伤人。

花红煞住脚，气喘吁吁拉住小芽：“看见我家的兔子了吗？”

小芽大惊：“兔子？你们家还养了兔子？”

这一年是一九七三年，农场三令五申，不准职工家私养家禽家畜，养了就是搞资本主义，要狠狠地斗争。开春三队有个职工家偷养了几只小鸡崽，其实是给孩子玩的，结果鸡崽被掐死了不说，那家的男人还被逼着上台“斗私批修”，有一次当众尿了裤子，这才罢休。

小芽煞白了脸儿说：“花红你要死啊！养兔子你不怕挨批斗啊！”

花红撇撇嘴：“是我妈偷着养的，不是我。我妈把兔子藏在床底下养，都这么大了……”她伸手比划了大小，“本来是留着过年杀了吃兔子肉，谁知道今天她把兔子拎出来清理兔子窝，一不留神小东西溜了！我妈一急就骂我，你说关我什么事啊？”



花红边说边轻轻地跺脚，又气愤又撒娇的样子。

小芽放下水桶：“快找啊！找回家藏起来啊！你妈也真是，惹这个麻烦。”

花红鼻子里哼一声：“老娘儿们就爱占便宜！”

花红这一句批评她妈妈的话，把小芽都惹得笑了。

两个女孩儿开始漫无目的地往田边地头张望，嘴里还“啰啰”地轻唤。秋季的庄稼早已收尽，冬麦和蚕豆冒出了地皮，绿茵茵一片。如果有一只白花花的肥兔子在田里逃窜，应该是一眼看得见的。小芽怀疑兔子窜进了芦苇棵棵里，真是那样的话，就别想再逮住它了，过段日子，家兔子就变成野兔子了。

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苏立人忽然背着两只手踱过来，远远地望着两个女孩儿，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你们两个找什么呢？”

花红机灵，立刻在背后拉了小芽一把。小芽意识到不能实话实说，就闭住嘴，把发言权让给了花红。

花红笑咪咪地：“苏主任，你今天这头发剪得真好看！我们俩没干什么，找田鼠洞呢！学校又号召灭鼠了。”

苏立人并没有跟花红说话的意思，转头对着小芽：“小芽，你不去学校上课，跑到这儿拎水干什么？”他用下巴点点不远处的那只水桶。

小芽回答：“今天星期三，学校放假，老师下午要集中学习。我爸让我帮他打扫招待所南头的两间屋子。”

小芽的爸爸林富民是场部招待所的所长，招待所有两排屋子归他管理，大小也算个官儿，支使别人不行，支使自己的女儿还是有权威的。



苏立人马上明白过来这事的重要性，哦了一声，嘱咐小芽：“要弄得仔细点，角角落落都弄干净，别让人家一到农场就感觉不好。跟你爸爸说，到供销社买块花布做个窗帘，开上发票，回头找我报销。”

小芽答应一声，奔过去把那桶水拎上，如遇大赦地离开花红。她生怕苏立人再盘问下去，养兔子的事就会被她坦白出来了。

小芽拎着水走进招待所南头的屋子，一眼就看见她爸爸林富民端着一只大号的搪瓷缸子在屋里站着，大概是缸子里的茶水太烫，他用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换着，见女儿拎水进来，连忙做出首长视察民情的模样，挺胸凸肚地在空屋子四处慢慢走动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房梁，再低头瞄一瞄墙脚，装模作样，活像是为国计民生的问题煞费苦心，倒把个小芽弄得不忍多看。

林富民是建国初期从附近农村招募到农场里来的，生就了一个地道农村人的模样，面色黎黑，颧骨鼓突着两块结结实实的肌肉，肌肉上方密密麻麻的鱼尾纹中，一双小而亮的眼睛总是似笑非笑地看人，显出了这一带农民特有的精明和狡黠；尤其其他的一左一右两颗金牙，小芽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。小芽知道城里人很少有镶金牙的，农场里下来了这么多知青，知青的身后又常常追过来成百成千的城里的父母，小芽帮着林富民做招待员的时候——地都见过他们，她注意到没有人嘴巴里镶着黄灿灿的金牙。真的是没有。所以林富民自己深为自豪的这件口腔饰物就显得可笑，怪里怪气，令小芽在人前觉得脸红。

小芽放下水，挽了袖子，把笤帚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先刷房



梁，再刷墙壁，扫地，擦窗户。小芽举着笤帚说：“爸你出去啊，当心脏东西掉你茶缸子里。”

林富民就慌忙抱了茶缸子出门，两手将茶缸口捂着，伸头从窗户里看小芽做事，真有点地主老爷的架势。

场部招待所的房子跟下面生产队的职工住房不一样。职工住房是就地取材，屋柱房梁用粗大的毛竹搭妥，上上下下再用芦苇苫个密密实实，不花钱，只费点力气。场部的房子就讲究了，一律的红砖红瓦，是从江对面的窑厂订的货，再用拖轮一趟一趟拉到小岛上来的。夏天，站在高高的江堤往下看，铺天盖地的芦苇和庄稼绿得近乎于疯魔，多亏了场部那一小片艳艳的砖红，才让人稍稍地透一口气，不担心霸蛮的绿色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。

林富民趴在窗户做总指挥，不住口地唠唠叨叨：“北角，北角，再上去一点，对了，对了。那边还有片蛛网，西边，看见没有？右手的那块脏，就手擦了哇！啧啧，你这孩子做事……唉哟！”

小芽嫌他烦，想起苏主任要他买窗帘的话，就对他说了，打发他走开去。林富民很乐意做这事，直怪小芽没早说，茶缸子往窗台上一搁，摸一摸身上的钱，急急忙忙往场部前面走。

才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林富民手里小心翼翼托一块布料，一溜小跑地回来了。他眉开眼笑地告诉小芽，去得早不如去得巧，供销社刚到了一批大花布，专门给人做窗帘用的。说着话，他不顾自己身子笨重，拖一只凳子到窗口，爬上去，把手里那块布料展开，比划着，问小芽是不是好看。

窗帘布真不算俗气，天蓝色底子，上面是白色的竹子图案，



花型很大，整幅布料上也就是纵横了疏疏的几枝，蛮有点文人画的味道。

小芽说：“好是好……”

林富民得意洋洋：“当然是好，雅致得不能再雅致了，不是吹，换了别的人，怕还挑不出这么雅致的一块料子。”

林富民找来钉子和铁丝，很快地把窗帘挂上去。小芽左看右看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，又说不出不对在哪儿。

林富民郑重其事地告诉小芽：“人家夫妻俩是上海人呢，人家一个是拍电影的导演，一个是医生呢，你想想人家会有多讲究？亏好这招待所长是我当，大城市的人是什么个口味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”

小芽这才想起来问他：“上海人在上海待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跑到我们农场来？”

林富民喷一声：“傻女！犯错误了呗，下放农村呗。其实他们能到我们农场来是福气，除了交通不方便，来往要坐船，江心洲农场哪儿也不比别处差！”

林富民说得理直气壮，说完了还清一清嗓子，很昂扬地往地上吐一口痰，大有一副雄霸天下的样子。

小芽皱一皱眉，赶快弄一点土，把地上的痰迹擦了。

小芽心里有点失望地想：原来是犯了错误的导演啊！为什么来的不是电影明星呢？长到这么大，小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电影明星是什么样呢。



二

打扫完招待所的两间屋子，帮着林富民把桌子板凳床铺什么的摆置到位，天色已经擦黑了。时令一过了立冬，天总是忙不迭地要往下黑，好像天和地急赶着要在暗夜里会面要玩似的。

林富民的鼻子很灵，他及时地闻到了场部食堂里熬猪油的香味，让小芽回家跟她妈李秀兰说，收工的时候顺便买一把韭菜，他会带油渣回去，晚上用油渣煮挂面，撒上韭菜。林富民说着，喉结上下一滑动，咕地一声，咽了一口口水。

这人怎么总是这样！小芽心里很羞惭地想。就好像他是一只苍蝇，农场处处都是缝，从哪儿都能钻进去叮一嘴，没有他占不到的便宜。

小芽拎着空水桶往家里走。她妈李秀兰在场部菜园队上工，家也就安在菜园边的工房里。菜园队的好处是一年四季能吃上新鲜蔬菜，而且还不必花钱买，象征性地记个账就算数。这是林富民没有削尖脑袋把家往场部搬的原因。他情愿天天上班下班多走一段路。

小芽走过场部最后面的一排房子，看见农场副书记老江头家的电灯已经亮了，小芽学校的化学老师程秀娟背着灯光在他家的桌上揉面，瘦削的肩膀一耸一耸，上身跟着有节奏地一扑一仰，齐耳的短发也就随着一飞一散，真是好看。程老师的儿子小米粒儿侧身跪在桌边的方凳上，手里拿着一团湿面在捏什么东西，神情专注，鼻尖上脸颊上都沾着白白的面粉，弄成一个



舞台上的小奸臣模样。

老江头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择韭菜，一抬头看见小芽，笑嘻嘻地招呼她：“小芽你别走，进屋等着去，晚上吃韭菜馅饼。”

小芽说：“不了，我妈等我回家呢。”

老江头站起来，沾着泥巴的手往两边张开，不由分说地拦住小芽：“走走，进屋去！家里有什么好等的？早晚不都是个回嘛！在这儿尝尝你程老师的手艺。”

小芽就不再推辞，绕过门口小板凳，熟门熟路地进屋去了。

程老师知道小芽进来，手里没停工，只回头朝小芽笑笑，脸上还微微地红了一红。程老师是北京人，大学毕业跟着丈夫到江苏，文革开始后丈夫被打成反革命，关进滨海劳改农场里，程老师就流落到了江心洲。她身高大概有一米七，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很直，除了给学生上课，平日里几乎不跟人说话，见人只羞怯地一笑，脸颊上泛一点红，像个大姑娘。北方人的肤色本来就比较深，程老师又爱红脸，因此在小芽印象里，程老师脸颊上的两团深红色一年四季都是油汪汪地染着，像是油彩涂上去的一样。

老江头其实也不老，四八年从东北参军，而后随军南下的时候，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算起来现在也不过四十五六岁。就是面相老了点，看上去很沧桑，总觉得是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了。他的老伴儿是个不识字的农村人，病歪歪的，一年有半年起不来床。有个女儿二十多了，去年刚刚嫁到江对岸。老江头因为资格老，拿着全农场最高的工资，喝喝酒，吃吃肉，得空的时候到芦苇荡里打个野鸭子什么的，日子过得消消停



停。小芽的学校里每年总有一次要请他这个“老革命”去讲讲打仗的事，他一开口就是一句怪腔怪调的东北话：“二十五年前……”底下马上哈哈地笑成一片。老江头一点也不恼，闭了嘴，笑咪咪地望着操场上的学生娃娃，心平气和地等着笑声过去。

有一天老江头在学校操场讲完了他的战争史，又被校长拖着看了一回高中班的军训，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擦黑。老江头走过学校后面那一排教师宿舍，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北方烙饼的焦香。刹那间老江头如同被子弹击中，他晃了晃身子，满脸惊讶地站住，再也迈不开步子了。

在老江头生活的这个江心小岛上，人们一般是很少跟面食打交道的，不会做，也不乐意做，觉得面食吃了不当饱，像吃零食点心一样，是哄孩子玩的东西。老江头的女人是当地出身，自然对面食一类同样地敬而远之。老江头就总是馋他东北家乡的东西，饺子啦，烙饼啦，馒头和玉米面窝窝啦，卷着面酱的煎饼啦，什么的。

黄昏中烙饼的焦香勾起了老江头肚里的馋虫，他喉咙里吞咽着唾沫，目光惊喜而快乐，不由自主地寻香而去，于是看见了脸颊上浮着两团红晕的羞怯的程老师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他们是全农场仅有的说北方普通话的两个人啊，他们有着同样的发音方式，同样的对于面食的爱好，同样的关于北方白杨树和漫天冰雪的回忆啊。那个晚上，老江头不客气地坐在程老师的宿舍里，狼吞虎咽地大啖一顿烙饼卷鸡蛋之后，一发而不可收，连着几天点名要程老师给他做了他能想得起来的各种